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经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九至二十二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三 經部

春秋臣傳卷十九

宋 王當 撰

襄公三

鄭子太叔 游吉

子太叔鄭卿游吉也駟偃子游之孫父曰公孫蠆字子蟜蔔偃伐秦之役子蟜勸之濟十九年范宣子言於晉侯以其善於伐秦也六月晉侯請於王王追賜之大路使以行禮也二十八年鄭伯使吉如楚及漢楚人還之

曰宋之盟君實親辱今吾子來寡君謂吾子姑還子太叔歸復命告子展曰楚子將死矣不修其政德而貪昧於諸侯以逞其願欲久得乎周易有之在復之頤曰迷復凶其楚子之謂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本復歸無所是謂迷復能無凶乎果卒昭元年鄭放游楚於吳將行子南子產咨於子太叔子太叔答曰吉不能亢身焉能亢宗彼國政也非私難也子圖鄭國利則行之又何疑焉周公殺管叔而蔡蔡叔夫豈不愛王室故也吉若獲戾

子將行之何有於諸游二十五年王室有子朝之難子太叔見范獻子曰王室之不寧晉之恥也獻子懼與韓宣子圖之乃徵會於諸侯明年夏會于黃父謀王室也子太叔見趙簡子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氣用其五行氣為五味發為五色章為五聲淫則昏亂民失其性是故

為禮以奉之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為九文六采
五章以奉五色為九歌八風七音六律以奉五聲為君
臣上下以則地義為夫婦外内以經二物為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昏媾姻亞以象天明為政事庸力行務以從
四時為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為溫慈
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喜怒哀樂生於六
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
施舍怒有戰鬭喜生於好怒生於惡是故審行信令禍

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惡物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天地之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民之所以生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也定四年會于召陵反未至而卒趙簡子為之臨甚哀曰黄父之會夫子語我九言曰無始亂無怙富無恃寵無違同無敖禮無驕能無復怨無謀非德無犯非義子速嗣

晉魏舒

魏獻子舒魏莊子之子也昭元年荀吳敗羣狄於大原將戰舒教以毀車以為行大敗之二十八年秋宣子卒獻子為政謂賈辛司馬烏為有力於王室謂知徐吾趙朝韓固魏戊餘子之不失職能守業者也皆受縣而後見于魏子以賢舉也魏子謂成鱄吾與戊也縣人以我為黨乎對曰何也戊之為人也遠不忘君近不偪同居利思義在約思純有守心而無淫行雖與之縣不亦可

乎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皆舉親也夫舉無他唯善所在親疏一也詩曰唯此文王帝度其心莫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此大邦克順克比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于孫子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緯天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故襲天祿子孫賴之主之舉

也近文德矣所及其遠哉賈辛將適其縣見於魏子魏子曰辛來昔叔向適鄭騣蔑惡欲觀叔向從使之收器者而往立於堂下叔向將飲酒聞之曰必騣明也下執其手以上曰昔賈大夫惡取妻而美三年不言不笑御以如皋射雉獲之其妻始笑而言賈子曰才之不可以已我不能射女遂不言不笑夫今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言之不可以已也如是遂如故知今女有力於王室吾是以舉女行乎敬之哉無墮乃力仲尼聞

魏子之舉也以為義曰近不失親遠不失賢可謂義矣又聞其命賈辛也以為忠詩曰永言配命自求多福忠也魏子之舉也義其命也忠其長有後於晉國乎冬梗陽人有獄魏戊不能斷以獄上其大宗賂以女樂魏子將受之魏戊謂閻沒女寬曰主以不賄聞於諸侯若受梗陽人賄莫甚焉吾子必諫皆許諾退朝待於庭饋入名之比置三嘆既食使坐魏子曰吾聞諸伯叔諺曰唯食忘憂吾子置食之閒三歎何也同辭而對曰或賜二

小人酒不夕食饋之始至恐其不足是以歎中置自咎曰豈將軍食之而有不足是以再歎及饋之畢願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屬厭而已獻子辭梗陽人三十二年八月王使富辛如晉請城成周天子曰天降禍于周以為伯父憂余一人無日忘之閔閔焉如農夫之望歲懼以待時伯父若肆大惠以固盟主宣昭令名則余一人有大願矣范獻子謂魏獻子曰是之不務而又焉從事魏子曰善十一月舒及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

泉尋盟且令城成周魏子南面衛彪傒曰魏子必有大咎干位以令大事非其任也

鄭子皮

子皮鄭子展之子罕虎也三十年授子産政子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産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産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

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壓焉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庇也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近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

曰子為鄭國我為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今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子皮以為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為鄭國昭十年子皮如晉葬平公也子皮將以幣行子產曰喪焉用幣子皮固請以行既葬諸侯之大夫欲因見新君叔孫昭子曰非禮也弗聽叔向辭之曰大夫之事畢矣而又命孤孤斬焉在衰絰之中其以嘉服見則喪禮未畢其以喪服見

是重受弔也大夫將若之何皆無辭以見子皮盡用其幣云云

楚公子午

公子午字子庚楚令尹也子囊卒十五年共王以午為令尹公子罷戎為右尹蔿子馮為大司馬公子槖師為右司馬公子成為左司馬屈到為莫敖公子追舒為箴尹屈蕩為連尹養由基為宮廄尹以靖國人君子謂楚於是能官人官人國之急也能官人則民無覦心詩云

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甸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

鄭子羽

子羽鄭行人公孫揮也善辭令昭元年會于虢尋宋之盟也退會子羽謂子皮曰叔孫絞而婉左師簡而禮樂王鮒字而敬子與子家持之皆保世之主也齊衛陳大夫其不免乎國子代人憂子招樂憂齊子雖憂弗害夫弗及而憂與可憂而樂與憂而弗害皆取憂之道也憂

必及之三大夫兆憂憂能無至乎言以知物其是之謂矣

鄭然明

然明鄭大夫鬷蔑晉侯嬖程鄭使佐下軍二十四年子羽如晉聘程鄭問焉曰敢問降階何由子羽不能對歸以語然明然明曰是將死矣不然將亡貴而知懼懼而思降乃得其階下人而已又何問焉且夫既登而求降階者知人也不在程鄭其有亡釁乎不然其有惑疾將

死而憂也明年鄭果卒子產始知然明問政焉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子產喜以語子太叔且曰他日吾見蔑之面而已今吾見其心矣子太叔因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思之思其始而成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其過鮮矣魏舒語賈辛稱叔向之言有曰子少不颺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鄭人游于鄉校以論執政然明謂子產曰毀鄉校如何子產曰何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

議執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則行之其所惡者吾則改之是吾師也若之何毀之我聞忠善以損怨不聞作威以防怨豈不遽止然猶防川大決所犯傷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決使道不如吾聞而藥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後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實不才若果行此其鄭國實賴之豈唯二三臣仲尼聞是語也曰以是觀之人謂子產不仁吾不信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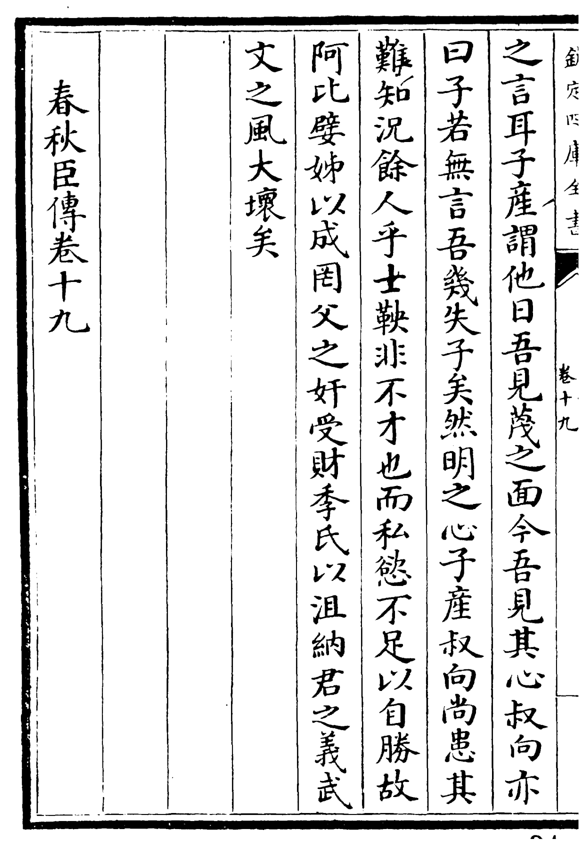
晉士鞅

士鞅范宣子之子也是為范獻子伐秦之役與欒鍼馳秦師鍼死鞅反欒黶怒鞅奔秦秦伯問於鞅曰晉大夫其誰先亡對曰其欒氏乎欒黶汰虐已甚猶可以免其在盈乎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召公焉愛其甘棠況其子乎欒黶死盈之善未能及人武子所施沒矣而黶之怨實章將於是乎在秦伯以為知言為之請於晉而復之襄二十九年來聘拜城杞也公享之展莊叔執幣射者三耦公臣不足取於家臣家臣展瑕展玉父為

一耦公臣公巫召伯仲顔莊叔為一耦鄫鼓父黨叔為一耦昭二十一年夏來聘叔孫𡶶以七牢士鞅怒曰是卑敝邑也魯人恐加四牢馬為十一牢是聘也獻子問具山敖山魯人以其鄉對獻子曰不為具敖乎對曰先君獻武之諱也獻子歸徧戒其所知曰人不可以不學吾適魯而名其二諱為笑焉唯不學也人之有學猶木之有枝葉也木有枝葉猶能庇蔭人而況君子之學乎定八年公會晉師于瓦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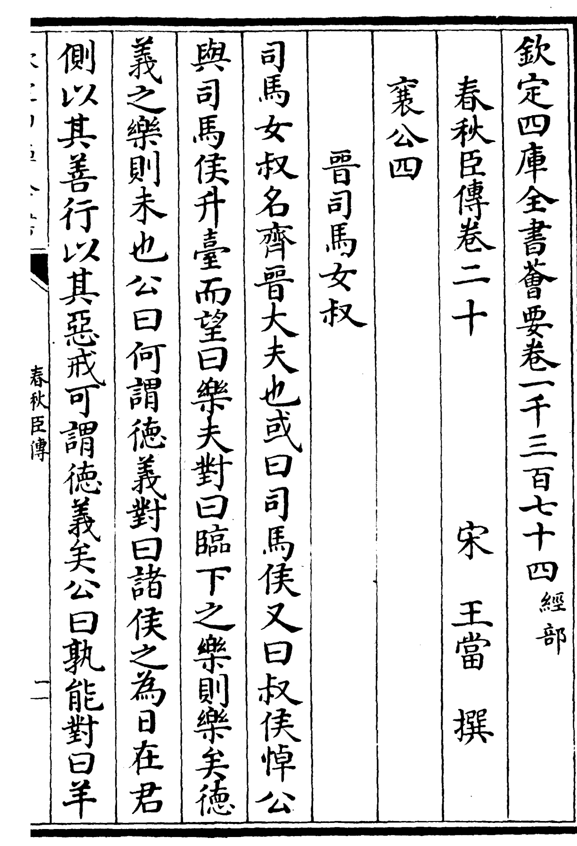
執鴈魯於是始尚羔

賛曰子太叔文質彬彬婉而正直而有體斯所以能治其國而應四方之命也魏舒能用人不吝改過子皮能與善而自知不足足以相其君矣傳曰身賢賢也使賢亦賢也二子雖未盡賢而能使賢其賢一也子羽之辭命固見稱於聖人乃若其觀人亦不在北宮子之下也學校之不可毀雖鄉里自好者不為也然明之賢豈不足以知此盖知子產之自任其曰毀鄉校如何斯試之



之言耳子産謂他日吾見蔑之面今吾見其心叔向亦曰子若無言吾幾失子矣然明之心子産叔向尚患其難知況餘人乎士鞅非不才也而私慾不足以自勝故阿比嬖姊以成罔父之奸受財季氏以沮納君之義武文之風大壞矣

春秋臣傳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七十四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　　宋　王當　撰

襄公四

晉司馬女叔

司馬女叔名齊晉大夫也或曰司馬侯又曰叔侯悼公與司馬侯升臺而望曰樂夫對曰臨下之樂則樂矣德義之樂則未也公曰何謂德義對曰諸侯之為日在君側以其善行以其惡戒可謂德義矣公曰孰能對曰羊

舌肸習於春秋乃召叔向使傅太子彪知悼子合諸侯之大夫以城杞司馬侯言曰齊高子容專宋司徒侈皆亡家之主也二子皆將不免是秋高止出奔燕其後華定出奔陳晉平公使女叔來治杞田弗盡歸也悼夫人愠曰齊也取貨公告女叔女叔曰杞夏餘也而即東夷魯周公之後而睦於晉以杞封魯猶可而何有焉魯之於晉也職貢不乏玩好時至公卿大夫相繼於朝史不絶書府無虛月如是可矣何必瘠魯以肥杞昭四年椒

舉如晉求諸侯晉侯欲勿許司馬侯曰不可楚王方侈天或者欲逞其心以厚其毒而降之罰未可知也其使能終亦未可知也晉楚唯天所相君其許之公曰晉有三不殆其何敵之有國險而多馬齊楚多難有是三者何向不濟對曰恃險與馬而虞鄰國之難是三殆也云云

五年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晉侯謂女叔齊曰魯侯不亦善於禮乎對曰魯侯焉知禮是儀也不可謂禮禮所以守其國行其政令無失於民者也今

政令在家不能取也有子家羈弗能用也奸大國之盟陵虐小國為國君難將及身不恤其所禮之本末將於此乎在而屑屑焉習儀以亟言善於禮不亦遠乎君子謂叔侯於是乎知禮卒二子叔游叔寛嗣叔向見司馬侯之子撫而泣之曰自此其父之死吾蔑與比而事君者矣昔者此其父始之我終之我始之夫子終之無不可藉偃在側曰君子有比乎叔向曰君子比而不別比德以賛事比也引黨以封己利己而忘君別也

衛北宮文子 佗

北宮文子名佗衛大夫也三十一年過鄭印段迋勞于棐林文子入聘子羽為行人馮簡子與子太叔逆客事畢而出言於衛侯曰鄭有禮其數世之福也其無大國之討乎詩曰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禮之於政猶熱之有濯也濯以救熱何患之有衛侯在楚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曰令尹將有他志不能終也詩曰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公曰何謂威儀對曰有威

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

楚伍舉

伍舉楚大夫也邑于椒故曰椒舉舉與聲子相善二十

六年舉奔鄭伍舉取于王子牟王子牟為申公而亡楚人曰伍舉實送之聲子將如晉遇之於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聲子曰是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於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歸生聞之善為國者賞不僣而刑不濫賞僣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僣無濫與其失

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是以將賞為之加膳加膳則飫賜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為之不舉不舉則徹樂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

逃死於四方而為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是時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奔晉為晉謀主以為楚害子木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於此椒舉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予亦弗圖也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為患子木懼言諸康王益其祿爵而復之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舉言於楚子曰臣聞諸侯無歸禮以為歸今君始得諸侯其慎禮矣霸之濟否在此會也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

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之誓成有岐陽之蒐康有酆宮之朝穆有塗山之會齊桓有召陵之師晉文有踐土之盟君其何用宋向戌鄭公孫僑在諸侯之良也君其選焉王曰吾用齊桓王使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曰小國習之大國用之敢不薦聞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曰小國共職敢不薦守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君子謂合左師善守先代子產善相小國王使舉侍於後以規過卒事不規王問其故對曰禮吾所未見者有六焉

又何以規楚子示諸侯㑥舉曰六王二公之事皆所以示諸侯禮也諸侯所由用命也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皆所以示諸侯汰也諸侯所由棄命也今君以汰無乃不濟乎王弗聽子産見左師曰吾不患楚矣汰而愎諫不過十年遂以諸侯滅賴賴子面縛銜璧士袒輿櫬從之造於中軍王問諸舉對曰成王克許許僖公如是王親釋其縛受其璧焚其櫬王從之遷賴于鄢靈王為

章華之臺與舉升焉曰臺美夫對曰臣聞國君服寵以為美安民以為樂聽德以為聰致遠以為明不聞以土木之崇高彤鏤為美而以金石匏竹昌大囂庶為樂不聞其以觀大視侈淫色以為明而以察清濁為聰先君莊王匏居之臺高不過望國氛大不過容宴豆木不妨守備用不煩官府民不廢時務官不易朝常先君是以除亂克敵而無惡於諸侯今君為此臺也國民罷焉財用盡焉年穀敗焉百官煩焉舉國留之數年乃成臣不

知其美也夫美者上下内外遠近大小皆無害焉故曰
美若聚民利以自封是瘠民也胡美之為

楚薳啓彊

薳啓彊楚大宰也昭元年靈王即位啓彊為大宰韓宣
子如楚送女叔向為介楚子朝其大夫曰晉吾仇敵也
苟得志焉無䘏其他今其來者上卿上大夫也若吾以
韓起為閽羊舌肸為司宫足以辱晉吾亦得志矣可乎
大夫莫對啓彊曰聖王務行禮不求恥人朝聘有珪享

頫有璋小有述職大有巡功設机而不倚爵盈而不飲宴有好貨飧有陪鼎入有郊勞出有贈賄禮之至也國家之敗失之道也則禍亂興晉之事君臣曰可矣求諸侯而麇至求昏而薦女君親送之上卿及上大夫致之猶欲恥之乎王曰不穀之過也厚為韓子禮七年楚子成章華之臺願與諸侯落之啓彊來召公公如楚楚子享公于新臺使長鬛者相好以大屈既而悔之啓彊聞之見魯公公語之故拜賀公曰何賀對曰齊與晉越欲

此久矣君其備禦三鄰謹守寶矣公懼乃反之

鄭裨竈

裨竈鄭大夫也好言災異二十八年竈曰今兹周王及楚子皆將死歲棄其次而旅於明年之次以害鳥帑周楚惡之十二月甲寅靈王崩乙未楚子昭卒昭公九年夏四月陳災竈曰五年陳將復封封五十二年而遂亡十年正月有星出于婺女竈曰晉君將死後七月晉侯彪卒十七年冬有星孛于大辰西及漢竈言於子產曰

宋衛陳鄭將同日火若我用瓘斝玉瓚鄭必不火子産弗與明年五月宋衛陳鄭皆火竈曰不用吾言鄭又將火鄭人請用之子産不可子太叔曰寶以保民也若有火國幾亡可以救亡子何愛焉曰天道遠人道邇非所及也竈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豈不或信遂不與亦不復火

魯梓愼

梓愼魯大夫也善占候二十八年春無冰愼曰今玆宋

鄭其饑乎歲在星紀而淫於玄枵以有時菑陰不堪陽
蛇乘龍龍宋鄭之星也宋鄭必饑玄枵虛中也枵耗名
也土虚民耗不饑何為明年宋鄭饑昭公十七年冬有
孛星於大辰西及漢慎曰往年吾見之是其證也火出
而見今兹火出而章必火入而伏其居火也久矣其與
不然乎火出於夏為三月於商為四月於周為五月夏
數得天若火作其四國當之在宋衞陳鄭乎宋大辰之
虚也陳太皡之虚也鄭祝融之虚也皆火房也星孛及

漢漢水祥也衛顓頊之虚也故為帝丘其星為大水水火之牡也其以丙子若壬午作乎水火所合也明年五月丙子風壬午大甚宋衛陳鄭皆火昭公二十年二月己丑日南至慎望氛曰今兹宋有亂國幾亡三年而後弭叔孫昭子曰然則戴桓也汰侈無禮已甚亂所在也十月宋華亥向寧出奔陳二十一年七月壬午朔日有食之公問焉曰禍福何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

陽不克也故常為水二十四年五月乙未朔日有食之慎曰将水昭子曰旱也日過分而陽猶不克克必甚能無旱乎皆不效

楚屈建

屈建字子木楚令尹也屈蕩之孫屈到子夕之子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曰祭我必以芰及祥宗老将薦芰建命去之老曰夫子屬之子木曰不然夫子承楚國之政其法刑在民心而藏在王府上之可以比先王

下之可以訓後世雖微楚國諸侯莫不譽其祭典有之曰國君有牛饗大夫有羊饋士有豚犬之奠庶人有魚炙之薦籩豆脯醢則上下共之不羞珍異不陳庶侈夫子不以私欲干楚國之典遂不用二十五年蔿掩為司馬子木使庀賦數甲兵十月甲午蔿掩書土田度山林鳩藪澤辨京陵表淳鹵數疆潦規偃豬町原防牧隰皐井衍沃量入修賦賦車籍馬賦車兵徒兵甲楯之數既成以授子木禮也宋向戌弭兵之盟楚人衷甲伯州犂

以為不可子木不從太宰知令尹之将死也明年冬卒

楚然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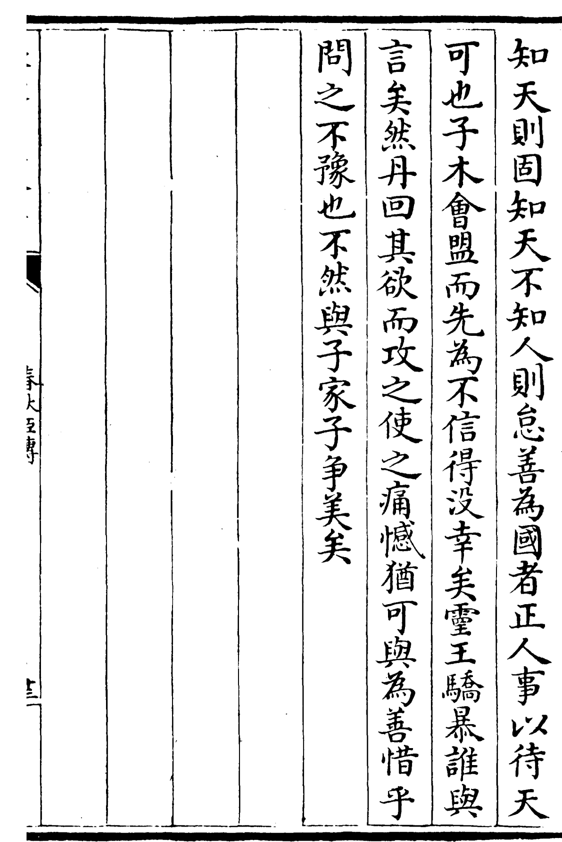
然丹字子革楚右尹也鄭穆公之孫子然之子子革奔楚昭十二年楚子圍徐次于乾谿子革夕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與吕伋王孫牟爕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荆山篳路藍縷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

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皇祖伯父昆吾舊許是宅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今我大城陳蔡不羮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王入析父謂子革曰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

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斬矣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對曰臣嘗問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迹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没於祇宫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於

難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初靈王卜曰余尚得天下不吉投龜詬天而呼曰是區區者而不余畀余必自取之民患王心之無厭也故從亂如歸

賛曰女叔之知禮北宫文子之論人伍舉之相事蓬啟疆之救過亦足以左右其君而彌縫其闕竈慎之推候固多中矣然天不可俄而度也二子取必焉能無失乎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此子産之論所以勝也知人不



知天則固知天不知人則怠善為國者正人事以待天可也子木會盟而先為不信得沒幸矣靈王驕暴誰與言矣然丹回其欲而攻之使之痛憾猶可與為善惜乎問之不豫也不然與子家子爭美矣

春秋臣傳卷二十

春秋臣傳卷二十一

宋 王當 撰

襄公五

楚申無宇

申無宇楚芉尹也公子圍殺大司馬蔿掩而取其室無宇曰王子必不免善人國之主也王子相楚國將善是封殖而虐之是禍國也且司馬令尹之偏而王之四體也絕民之主去身之偏艾王之體以禍其國不祥莫大

焉何以得免昭公七年楚子之為令尹也為王旌以田無宇斷之曰一國兩君其誰堪之及即位為章華之宫納亡人以實之無宇之閽入焉無宇執之有司弗與曰執人於王宫其罪大矣執而謁諸王王將飲酒無宇辭曰天子經略諸侯正封古之制也封畧之内何非君土食土之毛誰非君臣故詩曰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濵莫非王臣天有十日人有十等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士臣皁皁臣輿輿臣隷隷臣僚僚臣僕僕

臣臺馬有圉牛有牧以待百事今有司曰女胡執人於
王宮將焉執之周文王之法曰有亡荒閱所以得天下
也吾先君文王作僕區之法曰盜所隱器與盜同罪所
以封汝也若從有司是無所執逃臣也昔紂為天下逋
逃主萃淵藪君王始求諸侯而則紂無乃不可乎若以
二文之法取之盜有所在矣王曰取而臣以往遂赦之
十一年楚子滅蔡用隱太子于岡山無宇曰不祥五牲
不相為用況用諸侯乎王必悔之楚子城陳蔡不羮使

棄疾為蔡公王問於無宇曰棄疾在蔡何如對曰擇子莫如父擇臣莫如君鄭莊公城櫟而寘子元焉使昭公不立齊桓公城穀而寘管仲焉至於今頼之臣聞五大不在邊五細不在庭親不在外羈不在内今棄疾在外鄭丹在内君其少戒王曰國有大城何如對曰鄭京櫟實殺曼伯宋蕭亳實殺子游齊渠丘實殺無知衛蒲戚實出獻公若由是觀之則害於國末大必折尾大不掉君所知也

魯子服惠伯 椒

子服惠伯名椒一名湫孟獻子之孫子服它之子三十一年滕成公來會葬惰而多涕惠伯曰滕君將死矣怠於其位而哀已甚兆於死所矣能無從乎昭十有二年南蒯將叛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為大吉也示惠伯曰即欲有事何如惠伯曰吾嘗學此矣忠信之事則可不然必敗外强内温忠也和以率貞信也故曰黄裳元吉黄中之色也裳下之飾也元善之長也中不忠

不得其色下不共不得其飾事不善不得其極外內倡和為忠率事以信為共供養三德為善非此三者弗當且夫易不可以占險將何事也且可飾乎中美能黃上美為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初臧武仲致防而奔齊其人曰其盟我乎臧孫曰無辭將盟臧氏季孫召外史掌惡臣而問盟首焉曰盟東門氏也曰毋或如東門遂不聽公命殺適立庶盟叔孫氏也曰毋或如叔孫僑如欲廢國常蕩覆公室季孫曰臧孫

之罪皆不及此孟椒曰盍以其犯門斬關季孫用之乃盟臧氏曰毋或如臧孫紇干國之紀犯門斬關臧孫聞之曰國有人焉誰居其孟椒乎子回嗣是為昭伯

魯榮成伯

榮成伯名駕鵝一名欒魯大夫也子叔聲伯之子榮其邑也二十八年公如楚及漢楚康王卒公欲反子服惠伯曰君子有遠慮小人從邇不如歸也成伯曰遠圖者忠也公遂行反及方城聞季武子襲卞公欲毋入成伯

曰宿之事君也不敢不悛醉而怒醒而喜庸何傷君其入也乃歸定元年昭公之喪至自乾侯季氏使役如闞公氏將溝焉駕鵝曰生不能事死又離之以自旌也縱子忍之後必或恥之乃止季孫問駕鵝曰吾欲為君謚使子孫知之對曰生不能事死又惡之以自信也將焉用之乃止七月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為司寇也溝而合諸墓

衛子鮮

子鮮衛公之母弟公子鱄也孫林父之亂獻公出奔獻公使子鮮求復於甯喜子鮮曰逐我者出納我者死賞罰無章何以沮勸君失其信而國無刑不亦難乎且鱄實使之遂出奔晉公使止之不可及河又使止之止使者而盟於河曰苟有履衛地食衛粟者昧雉彼視託於木門不向衛國而坐木門大夫勸之仕不可曰吾不可以立於人之朝終身不仕

秦公子鍼

公子鍼字伯車秦景公之弟也亦曰后子后子有寵於桓如二君於景其母曰弗去懼選昭元年鍼適晉其車千乘書曰秦伯之弟鍼出奔晉罪秦伯也趙孟曰秦君何如對曰無道趙孟曰天乎對曰有焉鍼聞之國無道而年穀和熟天賛之也鮮不五稔是年冬楚子干奔晉從車五乘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餼趙文子曰秦公子富叔向曰夫爵以建事祿以合爵故厎祿以德德均以年年同以尊公子以國不聞以富且夫以千

乗去其國强禦已甚詩曰不侮鰥寡不畏强禦秦楚匹也使后子與子干齒五年景公卒后子歸秦

晉荀盈

荀盈字伯夙知罃之子也是曰知悼子荀氏至林父曰中行氏弟首氏弟知氏昭九年六月荀盈卒未葬晉侯飲酒樂膳宰屠蒯趨入請佐許之而遂酌以飲工曰女為君耳將司聰也辰在子卯謂之疾日君徹宴樂學人舍業為疾故也君之卿佐是為股肱股肱或虧何痛如

之女弗聞而樂是弗聰也又飲外嬖嬖叔曰女為君目將司明也服以旌禮禮以行事事有其物物有其容今君之容非其物也而女不見是不明也亦自飲也曰味以行氣氣以實志志以定言言以出令臣實司味二御失官而君弗命臣之罪也公説徹酒初公欲廢知氏而立其外嬖為是悛而止

鄭印段

印段字子石鄭卿也父曰公孫黑肱字子張二十二年

九月黑肱有疾歸邑于公召室老宗人立段而使黜官薄祭祭以特羊殷以少牢足以共祀盡歸其餘邑曰吾聞之生於亂世貴而能貧民無求焉可以後亡敬共事君與二三子生在敬戒不在富也巳巳伯張卒君子曰善戒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子張有焉又公孫段字伯石亦鄭卿也公子豐之子垂隴所謂二子石也子產為政有事賂伯石邑子太叔曰國皆其國也奚獨賂焉子產曰無欲實難皆得其欲以從其事而要其成非我

有成其在人乎何愛於邑邑將馬往既伯石懼而歸邑卒與之昭三年鄭伯如晉公孫段相甚敬而卑禮無違者晉侯嘉馬賜之州田君子曰禮其人之急也乎伯石之汰也一為禮於晉猶荷其禄況以禮終始乎詩曰人而無禮胡不遄死其是之謂乎

齊州綽

州綽齊大夫也齊莊公朝指殖綽郭最曰是寡人之雄也州綽曰君以為雄誰敢不雄然二子者譬於禽獸臣

食其肉而寢處其皮矣平陰之役夙沙衛殿殖綽郭最
曰子殿國師齊之辱也子姑先乎乃代之殿齊人圍臧
紇於防獲臧堅齊侯使夙沙衛唁之堅自殺
賛曰申無宇勇於諫論陳蔡不羮之患王終以此敗可
謂明也已矣子服惠伯從容開説切事而解紛貽伯似
之遂世其德可嘉也榮成伯之規正可謂不忝其祖矣
爵以序德也而齊莊所建俱勇士此匹夫之勇何救於
亂哉夙沙衛齊之寵臣也然唁國士而臧堅以為恥殿

齊師而殖綽以為辱古之自重也如此

春秋臣傳卷二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七十六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二

宋 王當 撰

襄公六

衛太叔儀

太叔儀衛卿太叔文子也亦曰世叔儀十四年衛獻出奔求復於甯喜許之太叔文子曰甯叔視君不如奕碁奕者舉碁不定不勝其耦而况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二十六年衛侯入大夫逆於境者執其手而與之言

道逆者自車揖之逆於門者頷之而已衛侯入果殺甯喜

魯閔馬父

閔馬父字子馬魯大夫也昭十八年葬曹平公往者見周大夫原伯與之語不說學歸以語馬父馬父曰周其亂乎夫學殖也不學將落原氏其亡乎二十六年王子朝奉周之典籍以奔楚天王入于成周子朝使告於諸侯云云馬父聞子朝之辭曰文辭以行禮也子朝逆景

之命無禮甚矣文辭何為哀八年齊閭丘明來盟子服
景伯戒宰人曰陷而入於恭馬父笑景伯問之對曰笑
吾子之大滿也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
師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曰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
夕執事有恪先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
昔昔曰先民今吾子之戒吏人曰陷而入於恭其滿之
甚也周恭王能庇昭穆之闕而為恭楚恭王能知其過
而為恭今吾子之教官僚曰陷而後恭道將何為

齊陳須無

陳文子名須無齊卿也陳完之孫文子見崔武子退而告人曰崔子將死乎過君以義猶自抑也況以惡乎盧蒲癸將殺慶氏文子謂桓子曰禍將作矣吾其何得卒逐慶氏文子遂奔魯

晉史趙

史趙晉大夫也昭八年游吉相鄭伯以如晉賀虒祁也趙見子太叔曰甚哉其相蒙也可弔也而又賀之子太

叔曰若何弔也其非惟我賀楚滅陳晉侯問於趙曰陳其遂亡乎對曰陳顓頊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無違命舜重之以明德寘德於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賜之姓使祀虞帝臣聞盛德必百世祀虞之世數未也繼守將在齊其兆既存矣

齊陳無宇

陳無宇齊陳桓子也父須無欒高氏皆嗜酒信内强於陳鮑氏而惡之昭十年陳桓子伐欒高氏又敗諸鹿門

欒施高彊奔魯陳鮑分其室晏子謂桓子必致諸公讓德之主也讓之謂懿德凡有血氣皆有争心故利不可强思義為愈義利之本也蘊利生孽姑使無蘊乎可以滋長桓子盡致諸公而請老于莒凡公子公孫之無禄者私分之邑國人之貧約孤寡者私與之粟曰詩云陳錫哉周能施也桓公是以霸公與桓子莒之旁邑辭穆孟姬為之請高唐陳氏始大高彊後適晉晉侯逐范中行氏二子將伐公高彊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唯伐君為

不可民弗與也

鄭良霄伯有

良霄字伯有鄭卿也父曰輒二十八年公過鄭鄭伯不在伯有廷勞於黃崖不敬穆叔曰伯有無戾於鄭鄭必有大咎敬民之主也而棄之何以承守鄭人不討必受其辜濟澤之阿行潦之蘋藻寘諸宗室季蘭尸之敬也敬可棄乎三十年駟帶率國人伐伯有書曰鄭人殺良霄鑄刑書之歲二月或夢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將殺

帶也明年壬寅余又將殺段也及壬子駟帶卒國人益懼齊燕平之月壬寅公孫段卒國人愈懼其明月子産立良止以撫之乃止子太叔問其故子産曰鬼有所歸乃不為厲吾為之歸也及子産適晉趙景子問焉曰伯有猶能為鬼乎子産曰能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用物精多則魂魄强是以有精爽至於神明匹夫匹婦强死其魂魄猶能馮依於人以為淫厲況良霄我先君穆公之胄子良之孫子耳之子敝邑之卿從政三世

矣鄭雖無腆抑諺曰蕞爾小國而三世執其政柄其用物也弘矣其取精也多矣其族又大所馮厚矣而强死能為鬼不亦宜乎

齊慶封

慶封字子家齊相也崔杼弒莊公立景公而相之封為左相謂之崔慶二十七年來聘其車美孟孫謂叔孫曰慶季之車不亦美乎叔孫曰豹聞之服美不稱必以惡終美車何為叔孫與封食不敬為賦相鼠亦不知也崔

杼死封當國封好田而嗜酒公膳日雙雞饔人竊更之以鶩御者知之則去其肉而以洎饋子雅子尾遂謀逐慶氏封來奔魯獻車於季武子美澤可以鑑展莊叔見之曰車甚澤人必瘁宜其亡也叔孫食封封氾祭穆子不說使工為之誦茅鴟亦不知也齊人來讓奔吳吳句餘予之朱方聚其族焉而居之富於其舊子服惠伯謂叔孫曰天殆富淫人慶封又富矣穆子曰善人富謂之賞淫人富謂之殃天其殃之也其將聚而殲旃昭四年

會于申楚使屈申圍朱方八月克之執封而盡滅其族將戮封椒舉曰臣聞無瑕者可以戮人封惟逆命是以在此其肯從於戮乎播於諸侯焉用之王弗聽負之斧鉞以徇於諸侯使言曰無或如齊慶封弒其君弱其孤以盟其大夫慶封曰無或如楚共王之庶子圍弒其君兄之子麋而代之以盟諸侯軍人粲然皆笑王使速殺之春秋之義用貴治賤用賢治不肖不以亂治亂也孔子曰懷惡而討雖死不服其斯之謂與

齊崔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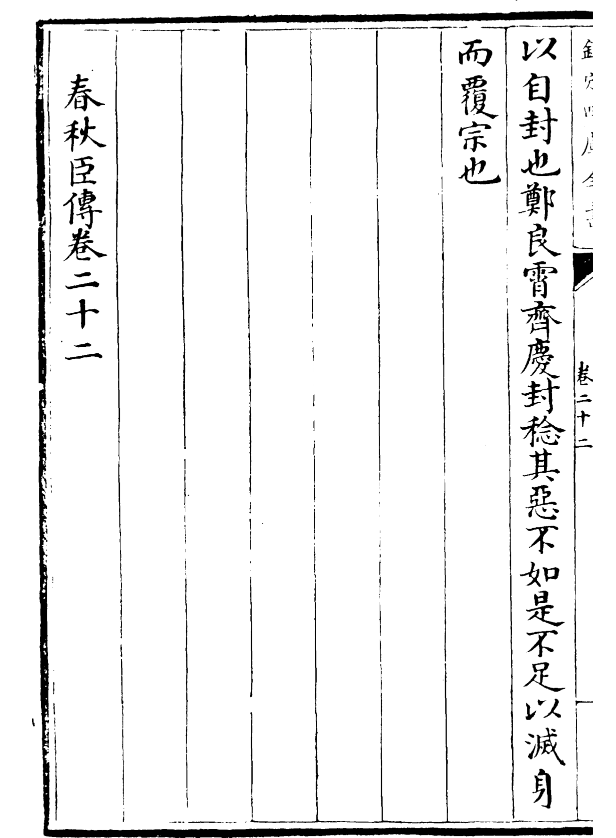
崔杼齊相也是為崔武子棠公死武子弔焉見棠姜美之武子取之莊公通焉杼遂弒之賈舉州綽邴師公孫敖封具鐸父襄伊僂堙皆死祝佗父祭於高唐至復命不說弁而死於崔氏申蒯侍漁者退謂其宰曰爾以帑免我將死其宰曰免是反子之義也與之皆死崔氏殺鬷蔑于平陰丁丑杼立景公而相之盟國人於大宮太史書曰崔杼弒其君崔子殺之其弟嗣書而死者二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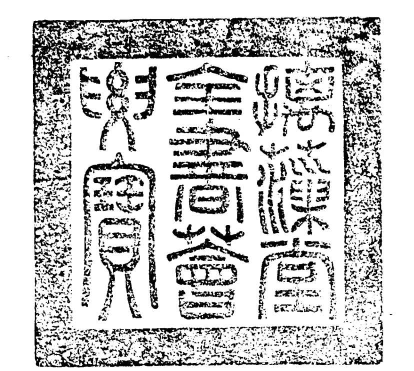
其弟又書乃舍之南史聞太史盡死執簡以往聞既書乃還

賛曰太叔儀不以居行貳其心斯可託國矣為國而不學幾何而不相蒙以趨乎亂也閔子一言知其本矣陳文子處崔慶之間而能不汚其身難矣然身為齊卿知崔子有無君之心而不能保其君於全知盧蒲癸作難而不能免慶氏於禍閭門收子坐觀勝敗孔子謂其清矣而未仁殆以此也桓子之滅欒高非忠也乃翦公室

以自封也鄭良霄齊慶封稔其惡不如是不足以滅身而覆宗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二





覆校官編修臣朱依魯

校對官編修臣李光雲

謄録貢生臣潘沛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至三十

詳校官原任侍講臣王燕緒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七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宋 王當 撰

昭公一

晉中行穆子 荀吳

中行穆子名荀吳偃之子也元年穆子敗無終及羣狄于太原崇卒也魏舒請毀車為行為五陳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以誘之狄人笑之未陳而薄之大敗之十五年秋吳帥師伐鮮虞圍

鼓鼓人或請以城叛不許左右曰師徒不勤而可以獲城何故不為穆子曰吾聞諸叔向曰好惡不愆民知所適事無不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否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以欲城而邇姦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修而城軍吏曰獲城而弗取勤民而頓兵何以事君穆子曰吾以事君也獲

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賈怠不如完舊賈怠無卒棄舊不祥鼓人能事其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可獲而民知義所有死命而無二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反不戮一人以鼓子鳶鞮歸令鼓人各復其所非僚弗從鼓子之臣曰夙沙釐以其孥行軍吏執之辭曰我君是事非事土也名曰君臣豈曰土臣今君實遷臣何賴於鼓穆子召之曰鼓有君矣爾止事君吾定而禄爵荅曰臣委質於狄之鼓未委質

於晉之鼓也臣聞委質為臣無有二心委質而策死古之法也君有烈名臣無畔質敢即私利以煩司寇而亂舊法其若不虞何穆子嘆謂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務而有是臣也乃使行既而獻言於公與鼓子田於河陰使夙沙釐相之十七年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與三塗萇弘曰客容猛非祭也其伐戎乎九月吳師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陸渾人弗知師從之遂滅陸渾

魯叔孫昭子 婼

叔孫昭子名婼穆叔之庶子也穆叔卒豎牛立昭子而相之昭子即位朝其家衆曰豎牛禍叔孫氏使亂大從殺適立庶將以赦罪罪莫大焉必速殺之豎牛懼奔齊孟仲子之子殺之於塞關之外投其首於寧風之棘上仲尼曰叔孫昭子之不勞不可能也周任有言曰為政者不賞私勞不罰私怨詩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九年冬築郎囿書時也季平子欲其速成也昭子曰詩云經

始勿亟庶民子來焉用速成以勤民也無囿猶可無民其可乎十七年六月甲戌朔日有食之祝史請所用幣昭子曰日有食之天子不舉伐鼓於社諸侯用幣於社伐鼓於朝禮也平子禦之曰止也唯正月朔慝未作日有食之於是乎有伐鼓用幣禮也其餘則否太史曰在此月也日過分而未至三辰有災於是乎百官降物君不舉辟移時樂奏鼓祝用幣史用辭故夏書曰辰不集于房瞽奏鼓嗇夫馳庶人走此月朔之謂也當夏四月

是謂孟夏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皡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黄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太皡氏以龍紀故為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皡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鳥名鳳鳥氏歷正也玄鳥氏司分者也伯趙氏司至者也青鳥氏司啟者也丹鳥氏司閉者也祝鳩氏司徒也鴡鳩氏司馬也鳲鳩氏司空也爽鳩氏

司寇也鶻鳩氏司事也五鳩鳩民者也五雉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為九農正扈民無淫者也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二十五年婼聘于宋宋公享昭子飲酒樂而語相泣樂祁知其皆將死也九月公伐季氏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昭子見平子曰子以逐君成名不亦傷乎平子曰苟使意如

得改事君所謂生死而肉骨也昭子從公于齊與公言

公徒將殺昭子公使昭子自鑄歸自是平子有異志十

月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死戊辰卒

楚左史倚相觀射父附

左史倚相楚太史也靈王與子革語倚相趨過王曰是

良史也能讀三墳五典八索九丘見申公子亹子亹不

出左史謗之舉伯以告子亹怒而出曰女無亦謂我老

耄而舍我而又謗我倚相曰唯子老耄故欲見以交儆

若子方壯能經營百事倚相將奔走承序於是不給而何暇得見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共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聞一二之言必誦志而納之以訓導我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之諫居寢有暬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道宴居有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懿戒以自儆也及其没也謂之睿聖武公子實不睿聖於

倚相何害子亹懼曰老之過也乃驟見左史王孫圉聘于晉定公享之趙簡子鳴玉以相問於王孫圉曰楚之白珩猶在乎其為寶也幾何曰未甞為寶楚之所寶者觀射父能作訓辭以行事於諸侯使無以寡君為口實又有左史倚相能道訓典以叙百物朝夕獻善敗於寡君使寡君無忘先君又能上下說乎鬼神順道以欲惡使神無有怨恫於楚國此楚國之寶也若夫白珩先王之翫也何寶之為其見重如此觀射父楚大夫也觀從

之族與倚相齊名昭王問射父曰周書重黎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民之精爽不攜貳者則明神降之在男曰覡在女曰巫是使制神之處位次主而為之牲器時服而又使先聖之後能敬恭明神者以為之祝使名姓之後能心率舊典者以為之宗於是乎有天地神民類物之官各司其序不相亂也民是以能有忠信神是以能有明德民神異業敬而不瀆故神降之嘉生民以物享

禍災不至求用不匱及少皥之衰也九黎亂德民神雜
糅不可方物夫人作享祀家為巫史無有要質民匱於
祀而不知其福烝享無度民神同位民瀆齊盟無有嚴
威神狎民則不蠲其為嘉生不降無物以享禍災荐臻
莫盡其氣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
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絶地天通司
馬子期祀平王祭以牛俎於王王問射父曰祀牲何及
對曰祀加於舉天子舉以大牢祀以會諸侯舉以特牛

祀以大牢卿舉以少牢祀以特牛大夫舉以特牲祀以少牢士食魚炙祀以特牲庶人食菜祀以魚上下有序民則不慢王曰小大何如對曰神以精明臨民故求備物不求豐大郊禘不過繭栗烝嘗不過把握王曰芻豢幾何對曰遠不過三月近不過浹日王曰所謂一純二精七事何也對曰聖王不違心精物以臨監無有苛慝於神明者謂之一純玉帛為二精天地民及四時為七事王曰三事何也對曰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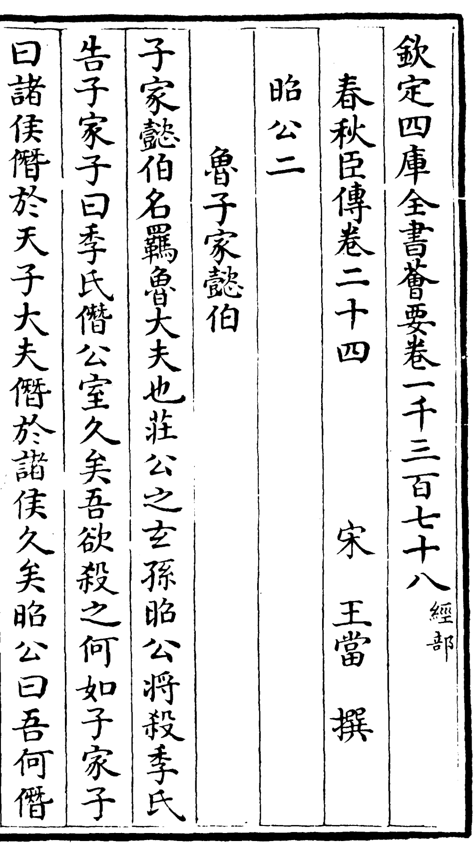
魯仲孫貜

仲孫貜魯卿也孟獻子之曾孫是曰孟僖子七年公如楚僖子為介於是乎晉人來治杞田季孫將以成與之謝息為孟孫守不可曰人有言曰雖有挈瓶之智守不假器禮也乃遷于桃泉丘人有女夢以其帷幕孟氏之廟遂奔僖子生何忌及説二十四年丙戌卒僖子之將死也名其大夫曰禮人之幹也無禮無以立吾聞將有達者曰孔丘聖人之後也而滅於宋其祖弗父何以有

宋而授厲公及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是以其鼎銘云一命而僂再命而傴三命而俯循墻而走亦莫余敢侮饘於是粥於是以餬余口其共也如是臧孫紇有言曰聖人有明德者若不當世其後必有達人今其將在孔丘乎我若獲没必屬説與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學禮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與南宮敬叔師事仲尼仲尼曰能補過者君子也詩曰君子是則是傚孟僖子可則傚已矣

賛曰荀吳伐鼓𢈪乎文公伐原之師庸能討鮮虞滅陸渾復振晉之威令信義之效不虛也叔孫昭子見微而知其故臨難而不茍免其有穆叔之風乎不幸見欺於季孫懷忠憤懣至斃士燮之請哀哉楚靈王驕虐而猶敬左史其良心未亡也惜乎退而寒之者衆一左史如楚王何孟僖子之才之行俱無取然知自反而求學猶愈於迷而不知復也

春秋臣傳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七十八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宋　王當　撰

昭公二

魯子家懿伯

子家懿伯名羈魯大夫也莊公之玄孫昭公將殺季氏告子家子子家子曰季氏僭公室久矣吾欲殺之何如子家子曰諸侯僭於天子大夫僭於諸侯久矣昭公曰吾何僭矣哉子家子曰設兩觀乘大路朱干玉戚以舞大夏八

佾以舞大武皆天子之禮也季氏得民久矣君無多辱焉公不從伐季氏平子登臺請以五乘亡公弗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弗聽季氏伐公徒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二十六年居于鄆二十八年公如晉次于乾侯三十二年正月書曰公在乾侯言不能外内又不能用其人也十二月書曰公薨于乾侯言失其所也定元年叔孫成子逆公之喪子家子不見叔孫而亡初二十五年夏有鸜鵒來巢書所無也師己曰異哉吾聞文武之世童謡

有之曰鸜之鵒之公出辱之鸜鵒鸜鵒往歌來哭已而果然

晉蔡墨

蔡墨名黯晉史大夫也二十九年秋龍見于絳郊魏獻子問於蔡墨曰吾聞之蟲莫知於龍以其不生得也謂之知信乎對曰人實不知非龍實知古者畜龍故國有豢龍氏有御龍氏獻子曰是二氏者吾亦聞之而不知其故是何謂也對曰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

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獻子曰今何故無之對曰夫物

物有其官官修其方朝夕思之一日失職則死及之失官不食官宿其業其物乃至若泯棄之物乃坻伏鬱湮不育故有五行之官是謂五官實列受氏姓封為上公祀為貴神社稷五祀是尊是奉木正曰勾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收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后土龍水物也水官棄矣故龍不生得獻子曰社稷五祀誰氏之五官也對曰少皡氏有四叔曰重曰該曰脩曰熙實能金木及水使重為勾芒該為蓐收脩及熙為玄冥世不失職遂

濟窮桑此其三祀也顓頊氏有子曰犂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龍為后土此其二祀也后土為社稷田正也有烈山氏之子曰柱為稷自夏以上祀之周棄亦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晉籍談

籍談晉大夫也十五年荀躒如周葬穆后談為介既葬除喪王以文伯宴樽以魯壺王曰伯氏諸侯皆有以鎮撫王室晉獨無有何也文伯揖談對曰諸侯之封也皆

受明器於王室以鎮撫其社稷故能薦彛器於王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鄰而遠於王室王靈不及拜戎不暇其何以獻器王曰叔氏而忘諸乎叔父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其反無分乎密須之鼓與其大路文所以大蒐也闕鞏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唐叔受之以處參虚匡有戎狄其後襄之二路鏚鉞秬鬯彤弓虎賁文公受之以有南陽之田撫征東夏非分而何且昔而高祖孫伯黶司晉之典籍以為大政故曰籍氏女司典之後也何故忘之

談不能對賔出王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談歸以告叔向叔向曰王其不終乎王一歲而有三年之喪二焉於是乎以喪賔宴又求彝器樂憂甚矣且非禮也彝器之來嘉功之由非由喪也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弗遂宴樂以蚤亦非禮也禮王之大經也一動而失二禮無大經矣言以考典典以志經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子秦嗣定十四年晉師敗于潞獲籍秦籍氏乃絶

周泠州鳩

泠州鳩周樂工也二十一年春天王將鑄無射州鳩曰王其以心疾死乎夫樂天子之職也夫音樂之輿也而鍾音之器也天子省風以作樂器以鍾之輿以行之小者不窕大者不槬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故和聲入於耳而藏於心心億則樂窕則不咸槬則不容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鍾槬矣王心弗堪其能久乎景王問曰七律者何對曰昔武王伐殷歳在鶉火月在天駟日在析

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黿星與日辰之位皆在北維顓頊之所建也帝嚳受之我姬氏出自天黿及析木者有建星及牽牛焉則我皇妣大姜之姪伯陵之後逢公之所馮神也歲之所在則我有周之分野也月之所在辰馬農祥也我太祖后稷之所經緯也王欲因是五位三所而用之自鶉及駟七列也南北之揆七同也凡神人以數合之以聲昭之數合聲和然後可同也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天王鑄鍾成伶

人告和王謂州鳩曰鐘果和矣對曰未可知也王曰何故對曰上作器民備樂之則為和今財亡民罷莫不怨恨臣不知其和也且民所曹好鮮其不濟也其所曹惡鮮其不廢也故諺曰衆心成城衆口鑠金王曰爾老耄矣何知二十二年四月王有心疾乙丑崩鐘不和

秦醫和

醫和秦醫也昭元年晉平公疾求醫於秦秦景公使醫和視之曰疾不可為也是謂近女室疾如蠱非鬼非食

惑以喪志良臣將死天命不祐公曰女不可近乎對曰節之先王之樂所以節百事也故有五節遲速本末以相及中聲以降五降之後不容彈矣於是有煩手淫聲慆堙心耳乃忘平和君子弗聽也物亦如之至於煩乃舍也已無以生疾君子之近琴瑟以儀節也非以慆心也天有六氣降生五味發為五色徵為五聲淫生六疾六氣曰陰陽風雨晦明也分為四時序為五節過則為菑陰淫寒疾陽淫熱疾風淫末疾雨淫腹疾晦淫惑疾

明淫心疾女陽物而晦時淫則生内熱惑蠱之疾今君不節不時能無及此乎出告趙孟趙孟曰誰當良臣對曰主是謂矣和聞之國之大臣有菑禍興而無改焉必受其咎今君至於淫以生疾將不能圖恤社稷禍孰大焉主不能禦吾是以云也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溺惑亂之所生也於文皿蟲為蠱穀之飛亦為蠱在周易女惑男風落山謂之蠱皆同物也趙孟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始晉景公疾病求醫於秦秦伯使醫緩為之未

至公夢疾為二豎子曰彼良醫也懼傷我焉逃之其一曰居肓之上膏之下若我何醫至曰疾不可為也在肓之上膏之下攻之不可達之不及藥不至焉不可為也公曰良醫也厚其禮而歸之故秦世有良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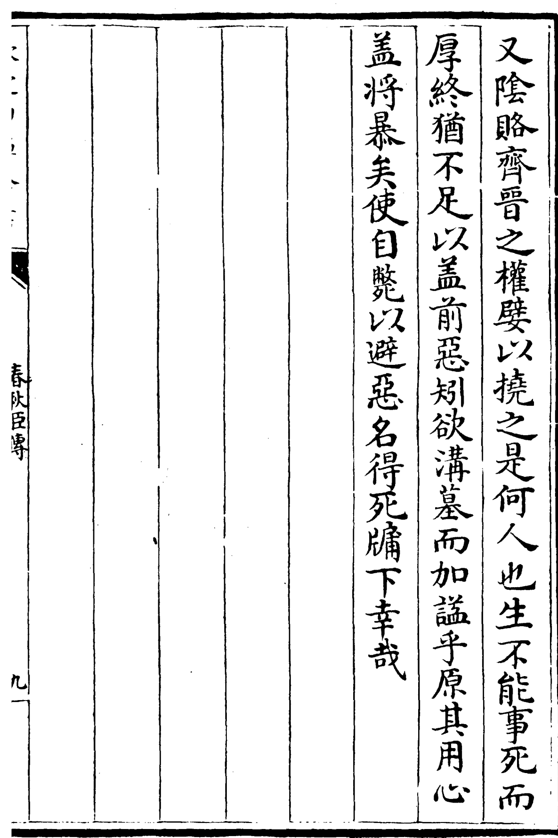
魯季孫意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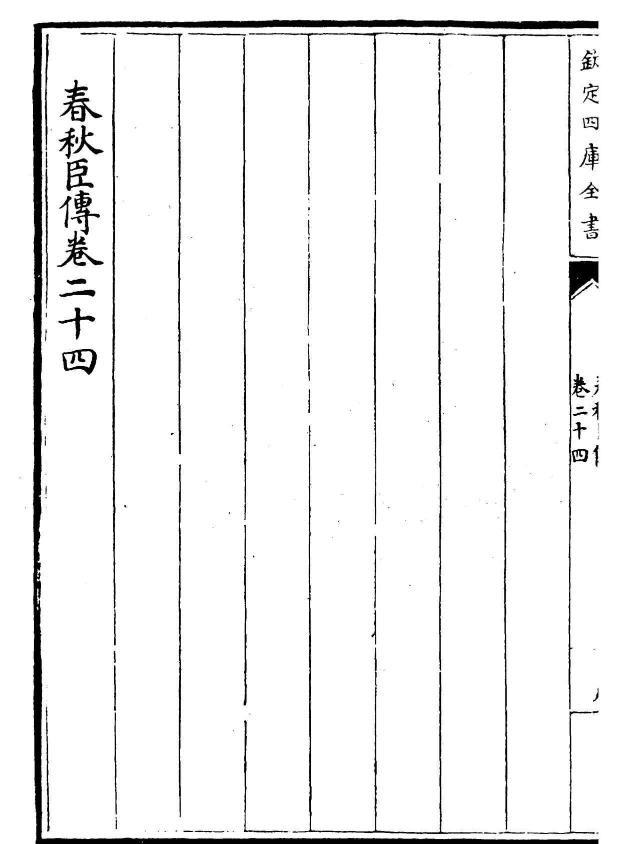
季孫意如魯卿悼子紇之子也是曰季平子十年平子伐莒獻俘始用人於亳社臧武仲聞而非之二十五年季郈之雞鬬季氏介其雞郈氏為之金距平子怒益宮

於郈氏且讓之故郈昭伯亦怨平子公伐季氏因請亡
皆不許子家子曰君其許之政自之出久矣弗聽郈孫
曰必殺之公使郈孫逆孟懿子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言
於其衆曰若之何莫對又曰我家臣也不敢知國凡有
季氏與無於我孰利皆曰無季氏是無叔孫氏鬷戾曰
然則救諸帥徒陷西北隅以入公徒釋甲執冰而踞遂
逐之孟氏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孫于齊明年居
鄆三十一年薨于乾侯定五年六月平子行東野還卒

于房

賛曰子家子從公于外間關險阻言雖不用而始終一節賢矣哉昭公之愚不移也既不能受制於强臣又不能親大國聽忠諫自辱于齊退無所成何為者邪女叔之言不茍矣蔡墨博達而正其在師曠史趙之間乎古者審音原診皆足以知政州鳩醫和知此道矣豈止技藝而已哉詩曰士也罔極二三其德季孫意如之謂矣泣告昭子徒跣晉使若恐不得以事君也及為謀焉則


又陰賂齊晉之權嬖以撓之是何人也生不能事死而
厚終猶不足以蓋前惡刬欲溝墓而加謚乎原其用心
蓋將暴美使自斃以避惡名得死牖下幸哉



春秋臣傳卷二十四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千三百七十九 經部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

宋 王當 撰

昭公三

楚沈尹戌

沈尹戌楚沈尹也為左司馬囊瓦為令尹城郢戌曰子常必亡郢茍不能衛城無益也古者天子守在四夷天子卑守在諸侯諸侯守在四鄰諸侯卑守在四竟慎其四竟結其四援民狎其野三務成功民無内憂而又無

外懼國焉用城今吴是懼而城于郢守已小矣卑之不獲能無亡乎昔梁伯溝其公宫而民潰民棄其上不亡何待夫正其疆埸脩其土田險其走集親其民人明其伍候信其鄰國慎其官守守其交禮不僭不貪不懦不耆完其守備以待不虞又何畏矣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無亦監乎若敖蚡冒至于武文土不過同慎其四竟猶不城郢今土數圻而郢是城不亦難乎定四年吴伐楚舍舟于淮汭自豫章與楚夾漢戌謂子常曰子沿

漢而與之上下我悉方城外以毀其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行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吳敗之五戰及郢戌及息而還戰于雍澨傷子諸梁嗣

晉士彌牟 景伯

士彌牟晉大夫士景伯也士文伯之子世為理官二十五年夏會于黄父謀王室也趙簡子令諸侯之大夫輸王粟具戍人曰明年將納王宋樂大心曰我不輸粟我於周為客若之何使客士伯曰子奉君命以會大事而宋背盟無乃不可乎右師不敢對受牒而退士伯告簡子曰宋右師必亡奉君命以使而欲背盟以干盟主無不祥大焉三十二年魏舒韓不信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且令城成周士彌牟營成周計丈數揣高卑度厚薄

仭溝洫物土方議遠邇量事期計徒庸慮財用書餱糧以令役於諸侯屬役賦丈書以授帥而效諸劉子韓簡子臨之以為成命定元年正月城成周庚寅栽宋仲幾不受功曰滕薛郳吾役也薛宰曰宋為無道絶我小國於周以我適楚故我常從宋晉文公為踐土之盟曰凡我同盟各復舊職若從踐土若從宋亦唯命仲幾曰踐土固然薛宰曰薛之皇祖奚仲居薛以為夏車正奚仲遷于邳仲虺居薛以為湯左相若復舊職將承王官何

故以役諸侯仲幾曰三代各異物薛焉得有舊為宋役亦其職也士彌牟曰晉之從政者新子姑受功歸吾視諸故府仲幾曰縱子忘之山川鬼神其忘諸乎士伯怒謂韓簡子曰薛徵於人宋徵於鬼宋罪大矣且已無辭而抑我以神誣我也啓寵納侮其此之謂矣必以仲幾為戮乃執仲幾以歸三月歸諸京師

宋樂祁犂

樂祁犂字子梁宋司城也子罕之孫二十五年魯叔孫

昭子聘于宋宋公宴之語相泣也祁曰哀樂而樂哀皆喪心也心之精爽是為魂魄魂魄去之何以能久冬叔孫宋公俱卒定公九年子明謂桐門右師曰吾猶衰經而子擊鐘何也右師曰喪不在此故也既而告人曰己衰經而生子余何故舍鐘子明聞之怒言於公曰右師將作亂乃逐桐門右師

魯仲孫何忌

仲孫何忌魯卿仲孫貜之子也是曰孟懿子昭公之伐

季氏使郈孫逆懿子孟氏使登西北隅以望季氏見叔孫氏之旌以告執郈昭伯殺之遂伐公徒公遂行哀七年季康子欲伐邾乃饗大夫以謀之孟孫曰二三子以為何如諸大夫對曰禹合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今其存者無數十焉唯大不字小小不事大也秋伐邾及范門猶聞鐘聲大夫茅成子請告於吳不許曰魯擊柝聞於邾吳二千里不三月不至何及於我且國內豈不足師遂入邾初哀三年司鐸火火踰公宮桓僖災救

火者皆曰顧府南宮敬叔至命周人出御書俟於宮曰庀女而不在死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禮書以待命命不共有常刑富父槐至曰無備而官辦者猶拾瀋也於是乎去表之槀道還公宮孔子在陳聞火曰其桓僖乎

齊梁丘據

梁丘據字子猶齊嬖大夫也齊景公疾據請誅祝固史嚚晏子諫而止公曰據與我和晏子以為同也非和也語並見晏嬰傳定十年公會齊侯于夾谷孔子相齊侯

将享公仲尼謂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嘉樂不野合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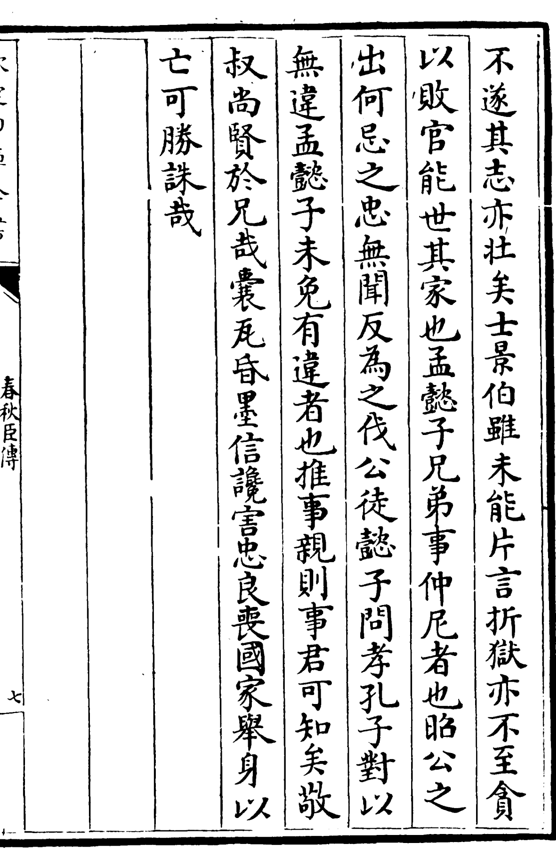
楚囊瓦

囊瓦字子常楚令尹子囊之孫也定三年蔡昭侯為兩佩與兩裘以如楚獻其一於昭王子常欲之弗與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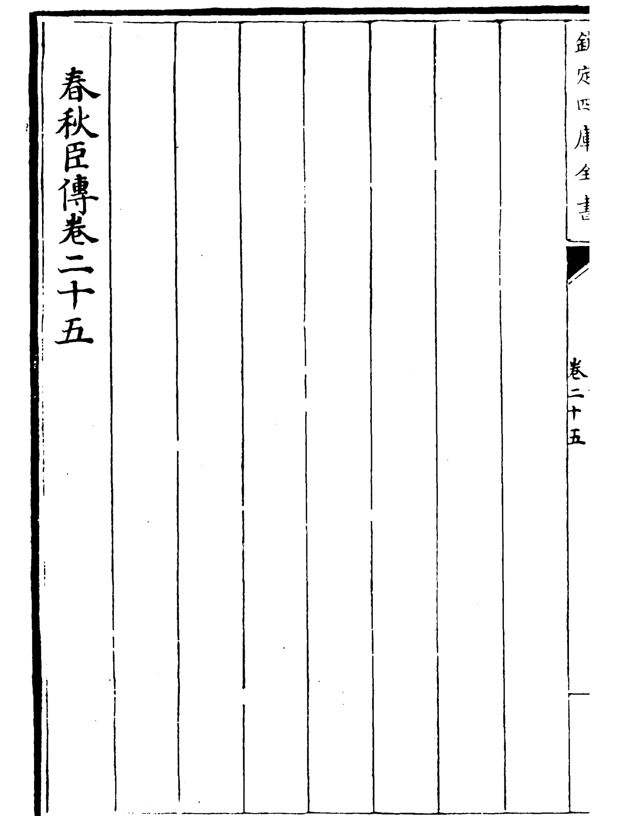
止之唐成公如楚有兩肅爽馬子常欲之弗與亦三年止之及唐人獻馬蔡人獻佩乃歸蔡侯唐侯四年冬蔡侯吳子唐侯伐楚子常三戰不克遂奔鄭吳人五戰及郢楚子奔隨申包胥乞師於秦明年敗吳師楚子乃歸初鬬且廷見子常子常與之語問蓄貨聚馬歸以語其弟曰令尹其不免乎問蓄聚積實如餓豺狼焉殆必亡也昔鬬子文三舍令尹無一日之積恤民之故也成王聞子文之朝不及夕也於是乎每朝設脯一束糗一筐

以羞子文至於令令尹秩之成王每出子文之禄必逃王止而後復人謂子文曰人生求富而子逃之何也對曰夫從政者以庇民也民多曠者而我取富焉是勤民以自封也死無日矣我逃死非逃富也故莊王之世滅若敖氏唯子文之後在至今為楚良臣是不先恤民而後己之富乎今子常相楚四境盈壘道殣相望是之不恤而蓄聚不厭積貨滋多蓄怨滋厚不亡何待

賛曰沈尹戌天資忠正勇而有謀雖見背於子常其功



不遂其志亦壯矣士景伯雖未能片言折獄亦不至貪以敗官能世其家也孟懿子兄弟事仲尼者也昭公之出何忌之忠無聞反為之伐公徒懿子問孝孔子對以無違孟懿子未免有違者也推事親則事君可知矣敬叔尚賢於兄哉囊瓦昏墨信讒害忠良喪國家舉身以亡可勝誅哉



春秋臣傳卷二十五